doi：10.19844/j.cnki.1672-397X.2023.05.018

《程杏轩医案》妇科血证辨治特色探析

吕品秋[1]　谢婷婷[1]　缪颖琦[1]　赵淑航[1]　凌　琳[2]　叶　平[2]

（1.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，浙江杭州310053；2.浙江省立同德医院，浙江杭州310012）

摘　要　清代医家程文囿所著《程杏轩医案》记录了其治疗妇科血证的经验。程氏认为妇科血证的病机为奇经虚损、脏腑失调、气血失和，临证时通过辨体质、辨瘀血判断病性，随证施以甘温补气法、交通心肾法、育阴调胃法、补益心脾法，并喜用阿胶、海螵蛸等血肉有情之品温补培元。

关键词　程文囿；《程杏轩医案》；妇科血证；崩漏

基金项目　2022年度浙江省中医药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（2022ZQ027）

程文囿，字观泉，号杏轩，清初歙县东溪人，著有《程杏轩医案》《医述》[1]。他认为“医术蔑古则失之纵，泥古则失之拘”，应以古人为师。杏轩悬壶于岩寺，初诊的首例病人即产后感邪者，他不拘古人“产后宜温”的观点，重用清下法治之，从此声名远播。《程杏轩医案》为程文囿临床验案总集，共三卷，分别为《初集》《续录》《辑录》，记载病案192则，妇科选案多疑难症、急症、重症，以血证居多。书中论述辨证多采诸家之长，并结合自身临床经验加以发挥和提高，对妇人血证从病因病机、辨证方法、治法方药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总结，并提出了不同见解。

妇科血证属中医学“血证”范畴，是指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出血性妇科疾病。《程杏轩医案》所载的妇科血证，涵盖了妇人经、带、胎、产、杂病等各个方面，总体可按出血的急缓程度分为血海崩决与反复下血，以经络、脏腑、气血失调为共同病机。笔者细读《程杏轩医案》所载之妇科血证病案，收获颇多，现将本书对于妇科血证之辨治特色总结介绍如下。

1　《程杏轩医案》妇科血证之病因病机

1.1　奇经虚损，血海崩决枯涸　女子以血为主，冲为血海、五脏六腑之海，为经水之本；任主胞胎，起于胞中，与肝、脾、肾三经交会，联于腹内脏腑，主一身之阴，为“阴脉之海”。程氏认为，血之于冲任，犹如水于江河流行[2]165。冲任不固，血海崩决枯涸，崩决则发为崩漏，干涸则发为血枯。冲任空虚，约束失司，阳气内动，则血溢脉外。

1.2　脏腑失调，心肝脾肾失职　妇人血证急则暴下如注，缓则淋漓不尽，程氏遵《黄帝内经》“阴虚阳搏谓之崩”，认为血证的发生应责之心、肝、脾、肾。心为君主之官，主血脉，司意识。“悲哀动中，则胞络绝”，悲哀过度伤及心神，则血脉瘀阻，胞脉闭塞，进而影响冲任。又或心气郁结，化火生热，扰动冲任，血崩由此发生。

女子多忧思郁怒之情志，忧思多则伤脾，郁怒久而伤肝，脾虚不摄则中气陷，暴怒伤肝则血妄行。冲任二脉皆由肝经主之，女子以肝为先天，主疏泄。肝脾不调，气滞气结，失其藏统，则血流不止，反复发作。

肾为先天之本，主藏生殖之精。年少时房劳多产，屡孕屡堕，肾水下亏，阴不制阳，上不能制约心火，虚火扰动，相火偏亢，迫血妄行，则日久漏下。肝木郁而生心火，心无肾水之润泽则火炽，水火不交，故“阳气内动，发为心下崩”，阳气陷冲前窍，女子则发为血崩。

1.3　气血失和，虚热瘀枯并见　气机失调，血运失常，可致下血，妇科血证常见气血同病。气虚不能摄血，血随气陷，气随血脱。心火炽盛时阳气内动，或相火妄动时阴虚阳搏，则血热外溢。暴崩、久漏时下血不畅或留于体内均可致瘀，阻塞脉道，形成恶性循环。除此之外，程氏还提出，崩漏日久耗津伤血，气血枯竭，无源以流，虚瘀并见可导致血枯，女子可发为闭经或下血。《素问·腹中论》云：“有病胸胁支满者，妨于食，病至则先闻腥臊臭，出清液，先唾血，四肢清，目眩，时时前后血……岐伯曰：病名血枯，此得之年少时，有所大脱血。若醉入房，中气竭，肝伤，故月事衰少不来也。”精血同源，年少时亡精血，如产育多胎、崩淋吐衄，或醉酒后血盛而热之时行房，阴精尽泄则血枯，血海空虚，肝肾气竭，因虚致瘀，既可致妇人下血，又可致经闭不行，甚至反果为因。

2 《程杏轩医案》妇科血证之辨证方法

2.1 根据体质辨别 体质是人体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，受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的共同影响，具有个体差异[3]。程文囿在辨治妇人血证时，首先辨妇人体质强弱，因人制宜。在治疗江妇血崩证时，发现其形瘦阴亏，根据“肥人之病，恐虚其阳，瘦人之病，虑涸其阴”的理论，治疗时注重补其肾阴[2]165。而体质在后天因素的影响下可发生相应变化。妇人长期情志不舒可形成气郁体质，故临证时，程氏十分重视妇人情志。在“张观察如夫人经期不调”[2]120一案中，程氏首先提及其“先天禀薄，情志欠舒，心脾抑郁”，施以调养心脾之法。程氏还提出，临床中见标本相矛盾之症状，切忌舍本逐末而错误用药，应以体质为主，症状为参。在治疗吕妇产后胞衣不下时，考虑其年甫三旬，平时面黄体弱，判断属气血两虚，因此予十全大补汤[2]47。但众医以为新产后瘀血阻滞，补之不宜，遂用芒硝一两煎服以速下胞衣，导致产妇晕脱。许妇停经九月，出血三次，前医以为妊娠，予清热安胎药后愈医愈剧[2]148。程氏观察到其脉虚近数，并有卧汗多食少之症，虽腹中微动，辨为非孕，考虑乃脏真内伤，经期阻闭。本有䗪虫丸治虚痨血痹之法，但因患者身体羸弱，形瘦阴亏而未行，治以育阴保金、调养胃气。

2.2 根据瘀血辨别 程氏认为，血虚、血瘀、血热、血寒均可导致血液凝滞，但所兼症状不同，治法也有补、下、破、凉、温之分。此观点在其医理著作《医述》中也有记录：女子血虚则月经不调，脉细无力，法宜补之；血瘀在上则烦躁，漱水不欲咽，在下则经停腹痛，法宜下之；产后小腹胀痛不可按，法宜破之；女子血热则月经先期，脉弦数，法宜凉之；女子血寒则月经后期，脉细而缓，法宜温之。“瘀血”首见于《金匮要略》，《说文》曰：“瘀，积血也。”众医家临证时常认为瘀血即凝固之血，因此下血时见血块即辨为血瘀证。但程文囿在“吴妇血崩”[2]147一案中指出：“凡血离宫便成块”，故不可仅因妇人下血成块即断为血瘀证。血瘀证还可出现刺痛拒按、肿块等临床表现，并符合相应的舌脉体征。除辨病因外，还要根据出血颜色辨其寒热虚实。程氏见吴妇血色紫黑，多属热象，再根据患者“小解后血随溢出”，辨为肾阴下亏证。这一血色辨证经验在《医宗金鉴》中得到总结：“血从阳化色正红，色变紫黑热之征，黄泔淡红湿虚化，更审瘀块黯与明。”血属阴，从阳化则血色正红，预后佳。如血色暗红、紫黑，属血热之表现。若黄如米泔，为湿邪盘踞，浅淡红白，为体虚之象。因此，临证时见患者下血结块，首先应审其是否属瘀血，其次辨色泽明暗以明确病性。若血色暗淡而紫黑，兼有寒证，多属寒凝；若血色明亮而紫黑，兼有热证，多属热极。

3 《程杏轩医案》妇科血证之治法方药

程氏分时论治妇科血证，遵循“塞流、澄源、复旧”三步法。妇人下血，首分急缓，急证宜温，久病宜清。恢复期则立足心脾，重在化生新血。

3.1 甘温补气治血崩 程氏认为，治疗暴崩宜温。此“温”并非温烈之意，气为阳，为血之帅，暴崩之时气随血脱，常可见诸晕汗证，血汗同源，有形之血不能速生，当急固无形之气，达到“塞流”之效。用药时应甘温补气，急以固脱为先，再辅以健脾益气、温补肾阳法。对于产时、产后大出血之血证，程氏力倡补气固脱之独参汤，若见面白如纸，身冷脉伏，则予参附汤回阳固脱。在“洪召亭翁夫人胎动血晕急救保全”[2]64一案中，程氏急投独参汤急救保全，力驳“胎产忌服人参，恐其补住恶露”之论。后“张效伊翁夫人”[2]64一案，亦照此法治验。

3.2 交通心肾治久漏 治疗久崩宜清，此“清”也并非清凉之意，血为阴，为气之母。阴为阳之守，久崩之后血耗阴伤，地道不通，易兼有躁热诸证，治宜滋阴养液以培其阴，所谓“壮水之主，以镇阳光；盏中加油，浮焰自敛”。程氏治疗久漏喜用润养之药滋阴补血，如熟地黄、当归、阿胶、鸡子黄等。血生于心，藏于肝，统于脾。肾为先天之本，主司封藏，《兰室秘藏》也指出：“妇人血崩是肾水阴虚，不能镇守胞络相火，故血走而崩也。”故治疗江妇久崩、吴妇崩证时，程氏提出“养肾阴以济心阳，培冲任以赞其职”之治法，自拟“补炼丸”，方药组成：炒砂仁、熟地黄、蒲黄炒枯、阿胶、桑螵蛸、海螵蛸、醋牡蛎、棕炭、鸡黄炒茜草、黄芩水炒血余、童便炒枯尽烟、人参、谷芽。

3.3 育阴调胃治血枯 冲任血海空虚，虚瘀互结，发为血枯。妇人调经，冲任为重中之重，调理冲任之法，即“首重养血”，胃为冲脉之本，育阴调胃，则阳明气旺，气血调和，经血无错妄之虞，可恢复经常之度。在“许妇内伤经闭辨明非孕”[2]148一案中，患者身体羸弱，血海干枯，程氏予四阴煎，育阴保金，淡养胃气，甘益脾阴。在“鲍莳春部曹尊堂血枯久伤奇经”[2]124一案中，患者腰臀刺痛，转侧维艰，小便血淋，痛引少腹多年，程氏分析其产育多胎，有冲任亏虚，兼之自乳，更耗阴血，女子以肝为先天，木郁生火，火灼阴伤，以致经血日耗，地道不通。古言“病久入八脉”，久病非独伤血气，而是已损及奇经。故前医用当归、地黄、人参等益气养阴之品，均不得效，程氏宗《黄帝内经》血枯治法，治以四乌鲗骨一藘茹丸而愈。

3.4 补益心脾复常度 脾为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，程氏在妇人失血轻证或危症恢复期常以补益心

脾为治则，认为“胎前诸病，尚须培养气血，况乎产后百脉空虚”。常选用黑归脾汤、补中益气汤等培养心脾化源，使妇人虚能受补。在以月经不调、崩漏为主要表现的血证中，程氏先予加味归脾汤调养心脾血气之源，后予毓麟珠补益冲任，使阴平阳秘，易于受孕。治半产血晕危证中，程氏先予参附汤益气固脱，挽回险势，再投归脾汤以调养心脾[2]26。治妇人胎动下血时，程氏直言“补中益气汤乃安胎圣药”，血热加黄芩，血虚加地黄，并认为补中益气汤“妙在升柴二味”，既能补益母之脾元，促进补益类药物运化，又能升举子之胎元，达到安胎效果[2]46。

对于以产后出血为主要表现的妇科血证，程氏认为产妇产后阴亏阳越，如“旱田稼穑”，用第补药治虚，“灌溉宜频”。时人受朱丹溪思想的影响，认为产后多血虚，应以大补，虽有杂症，以末治之，喜以四物汤治一切产后血证，以为神方。又有一派医家盲遵景岳，认为产后多无虚证，胎前为气血所壅，及产后始见，因此产后不问证候，滥用生化汤。程氏认为，四物汤虽能补血活血，但仅从血治产后血证并未审其根源。生化汤中芎、归之品走窜，散涣无常。血生于心，统于脾，欲求其源，应从心、脾论治。如对于“方芷南茂才夫人产后心脾两亏之证”[2]132投以黑归脾汤补益心脾，以达培养气血之效；“朱百春兄令婶半产崩晕寒热似疟”[2]159一案中，产妇先有“重身三月，又复半产，气随血脱，昏晕频发”，又有“热发不退，时时怯寒”，为气血两虚复感外邪，程氏予独参汤益气固脱后即投以香砂六君子汤，以达“补元归脾”之效。患者服药间期，程氏还常予人参、甘草、当归、白术、枸杞子大剂浓煎频服，恢复期常加阿胶、地黄、大枣、麦冬以滋阴补液，使气血生化有源[4]。

4 遣方用药善用血肉有情之品

药物归经理论认为，药物与人体脏腑经络之间存在同气相求的亲和性，而血肉有情之品较草木金石之属更近“人情”。《温病条辨》载：“降人一等，禽与兽也；降禽兽一等，木也；降木一等，草也；降草一等，金与石也”，血肉有情之品补益虚损之力较草木更强，且擅填精益肾、温补培元。程氏在治疗血证之血崩急症时，言“诸药皆是草木根，人身真元耗伤，仓卒焉能挽转”。在“某妇胎动下血”[2]46案中，孕妇“诸药不应”，见腰腹疼痛，恶露行多，势欲下堕，程氏投以补中益气汤后“加阿胶即安”，且“屡用皆验”。阿胶乃驴皮煎煮浓缩制成，归肝、肺、肾三经，可补血止血、滋阴润燥。《神农本草经》曰：“阿胶味甘平。主心腹内崩、劳极，洒洒如疟状。腰腹痛，四肢酸疼，女子下血，安胎，久服轻身益气。”“汪心涤兄夫人半产血晕危证”[2]26案中，产妇血崩后血晕频发，嘱其汤药“与粥饮肉汁间服”，正如《黄帝内经》指出：“五畜为益”，肉类为血肉有情之品，可以补虚，粥体益脾胃，健脾助运，共助药力。

血证之久漏病程迁延，常致肝肾精血亏虚，形质损伤，木石之药往往药力有限。为治疗反复崩漏，程氏不拘于成方既论，为治疗妇人反复下血，自拟“补炼丸”。方中阿胶、桑螵蛸、海螵蛸、醋牡蛎、鸡子黄、血余俱为血肉有情之品。曾治吴观察夫人患崩三月，“诸味饵遍不效”，以此丸大剂作汤饮，十剂而愈[2]147。又宗《黄帝内经》用四乌鲗骨一藘茹丸治疗血枯，取血肉有情之品，以暖肾调肝。方中乌贼骨，即海螵蛸，味咸，性微温，《神农本草经》言其“主女子漏下，赤白经汁，癥瘕”；《本草求真》亦言其“服此咸能走血，温能除寒逐湿，则血脉通达……故直入厥阴肝经血分活血”。海螵蛸咸温益肾，肾得其温则化气；藘茹甘寒入肝，调冲任阴血；雀卵补阴扶阳而固血；鲍鱼汁腐气走下，厚味益阴，生百脉。选药寒温相适，通补相应，血肉有情，药效更佳。

5 结语

本文从病因病机、辨证方法、治法方药三个方面对程文囿治疗妇科血证的临证经验进行了分析，妇科血证损及奇经，多脏受累，气血同病，程氏临证以体质为本，症状为参，通过下血之色泽辨是否有瘀及其寒热虚实，治法立足脏腑经络，擅长补法，温清有时。其思想源于《黄帝内经》，受丹溪学派影响，调理冲任“首重养血”。在用药方面承袭景岳，遣方用药多以温补为主，善用血肉有情之品，完善了中医治疗妇人血证的理论，值得后人学习。

参考文献

[1] 喻锦，储全根，李飞翔，等.新安医家程杏轩治妇科病重温补思想探析[J].江苏中医药，2022，54（6）：63.

[2] 程文囿.程杏轩医案[M].沈庆法，点评.北京：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，2018.

[3] 姚美玉，邢慧，左冬冬，等.“治未病”思想与中医体质辨识在崩漏防治中的应用[J].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，2022，31（2）：203.

[4] 赵永璐，梁安，李家劼，等.基于数据挖掘的《杏轩医案》学术思想及组方用药规律研究[J].西南医科大学学报，2021，44（3）：261.

第一作者：吕品秋（1997—），女，硕士研究生在读，研究方向为中医药防治妇科疑难杂病。

通讯作者：叶平，医学博士，教授，博士研究生导师。yepinghz@163.com

收稿日期：2022-12-18

编辑：傅如海